

第一個階段，是首次廣州起義到辛亥革命，十六年間的革命精神。此階段的革命犧牲精神，是為達成革新中國，復興中國的目的。根本上，是「中國傳統文化中，丹心碧血，成仁取義的儒家精神」的再度發揮。

第二個階段，是五四運動前後，愛國運動與要求政治民主潮流之立憲國家公民意識的初次呈現。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壯舉。

第三個階段，是國民革命時期及軍閥，反帝國主義運動中，所表現「通過理智的自覺，尋求團體的紀律，獻身主義信仰」之自覺精神。與五四運動比較起來，則為當時籠統的情感衝動和個人主義浪漫情調的覺醒。

第四個階段，是對日抗戰，遷徙至中國之西南半壁，在貧苦的，艱難的環境下而來從事民族圖存之奮鬥。其青年精神是「通過民族的抗戰事業之忠誠而表現」。

近代中國，就是歷經這四個階段的青年優良的精神發展過來的。然而，再往前看，為什麼等到這些青年化成中年，老年身處中堅分子地位的時候，再一度面臨幾乎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危機？這也就是過去之青年精神在整體發展上所必須檢討的所在。檢視過去，辛亥革命精神其本質「是消極的，破壞的，原不足擔當積極的建國大任。」五四時代，雖然帶進了西方民主科學的思想，可是，因缺乏整體的文化意識與健全的政治意識，結果，導致當時傳統的社會結構破壞殆盡。國民革命時期，「集體的權力」的傾向，是後來黨爭與派系鬥爭的主要因素。抗戰時期，因長時間居於消極忍受反抗之態度而未能即時轉建國，愛護文化之積極精神，遂為共黨利用而助其得勢。具

體來說，要皆為消極價值方面的用力，無法造成廣遠的影響，不僅是青年充沛生命力的浪擲，更是國家民族命脈的一大創傷。

殷鑒不遠，今後青年當圖「新精神之成長，除了轉而積極發揚中國文化，尊重人性、人道、人倫、人文、和人權精神。」在內心樹立精神上永恆的崇高理想以外，並真知其青年精神之一直延不絕於壯年，於中年，於老年，以至於死。

一民族之「歷史文化」是該民族安身立命的依憑，只有涵泳在歷史文化永恆的長流中，才能體悟生命的存在價值與意義。當今日波起雲湧，「西湖」裂岸，新生一代漸無力把握生命價值主軸之際，為中華文化慧命之延續而發力，如唐先生流，其使命是深具時代意義的。唐先生嘗自述心境云「我們常講的中國文化精神，人生理想，教育理想，亦只是虛懸在口中紙上，而隨風飄蕩的。但是正因為我常有此流浪的無根之感，所以我個人之心境，在當時反是更能向上的。正因常覺一切精神理想都是虛懸在口中紙上，而隨風飄蕩，所以更想在內心去執定它。」他的孤懷獨詣當不難理解。

精神上的理想與現實的環境，經常是我們難以同時把握的，因為，「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事業，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或危機。」唐先生在告新亞書院第六屆畢業同學書中這樣說道「人必須在現實上之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，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。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。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，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，而現實的泥土，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。」這些訓勉值得當前每一個青年徹底的深思。

通溝的言語

編輯部

■ 美麗的語言
■ 說話的藝術
■ 辭辯論
■ 口才的訓練與演講技巧